



编者按

她们是妻子,她们是母亲,她们是女儿,她们是同事……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。

今天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,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,本报《九日山》版特别推出专题,向伟大的女性致敬!



可爱的闽南喳某

林清秀



勤劳朴实的闽南喳某 李想 摄

伏案赶一份报告,忘记掐静音的手机隔三岔五“滴滴”响,划拉开,都是“女王节”的商家信息。再两日就是妇女节,这个被冠以“女王节”之称的节日意义非凡。你最先想到的女王是谁?保存好未完的文档,我任一个一个女人迅速占据脑海。

那一个一个女人,是我最熟悉不过的闽南喳某(女人)。

闽南喳某是谁?是母亲,是妻子,是女儿,是女友,是女同事……闽南喳某是女人中的战斗机,不管如何爱拼敢赢,一生都只为了一个家、一群人、一块叫厨房的方寸之地。窃以为,这个比喻之于闽南喳某再恰当不过。

我见过最能干的女人叫闽南铿(厉害)喳某。世事洞明,人情练达,熟谙为人处世哲学,业内业余把家里家外操持得风生水起、活色生香。她可能是我任职过的民企老板娘,生一堆儿女,完成传宗接代重任的空隙,抽闲自学财务管理,对窝心的后勤服务无师自通,丈夫主外,她便主内,直把几千元起家的公司做上市。她也可能是我一见如故再见倾慕的老朋友嫣然,平时教书,忙时编书,闲时写书,一不留神时办起了石材杂志,还在业界掀起一场石材美学革命,赢得同行点赞鼓掌。她还可能是我一看不过如此、再看竟能如此、三看叹为观止的新同事,矮矮的个子,瘦瘦的身子,怯怯的样子,从大学本科一路攻读至博士,拿起麦克风秒变舌灿莲花的名嘴,工科出身说起《红楼梦》出场人物如数家珍,奋笔疾书发表几篇SCI期刊论文根本不是难事。

我见过最好看的女人是闽南水(美丽)喳某。闽南喳某兴许不如北方女子粗犷豪爽,不如江南女子细腻婉约,不如山城女子热情泼辣,但闽南喳某内敛矜持,不张不扬。君不见一个一个闽南喳某,多有古典长相,多有纤巧身材,一旦颜值不够,便拿贤惠来凑,“你嫁过去了,要好好孝顺公婆,辅助丈夫,和睦妯娌……”这是我出嫁前阿嬷和母亲的怯怯叮咛。闽南喳某讲起闽南话来,软,糯,弹;唱起南音来,舒,雅,缓;干起活儿来,快,准,好。淫雨霏霏的南风天上街,路上堵,地面滑,打车难,恰巧对面“踢踏”响来一双高跟鞋,一兜鱼肉菜摇来晃去,女人花样滑冰选手一样,眼见着要倒下了却终究没有倒下的,多是闽南水喳某了。闽南水喳某hold得殿堂,上得厅堂,

下得厨房,在外叱咤职场,在内把家打理得秩序井然。

我见过最暴躁的女人是闽南恰(凶恶)喳某。纷纷扰扰的菜市场,她不大的眼睛一瞪,没人敢缺斤少两。三两句话不合她翻脸好似翻书,非得和你争个高低长短,一转身又云淡风轻拉你唠嗑起家常。若你碰巧遇见一双百年冤家吵吵嚷嚷,你定能看见,那个大嗓门“哇啦哇啦”的赤喳某,她的嘴里为他骂着粗,她的眼里为他流着泪,心里早已经为他支起一把伞。

你是不是和我一样,见多了这样的闽南喳某,她们乐天知命地结婚,生子,攒钱为团娶亲、给团陪嫁,再攒足够的钱,盼孙出生拉扯孙……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,莫过于娶了最可爱的闽南喳某。

这让我想起我祖母辈、母亲辈的大喳某,她们是一惊一乍,度水过

惊,懦,弹;唱起南音来,舒,雅,缓;干起活儿来,快,准,好。淫雨霏霏的南风天上街,路上堵,地面滑,打车难,恰巧对面“踢踏”响来一双高跟鞋,一兜鱼肉菜摇来晃去,女人花样滑冰选手一样,眼见着要倒下了却终究没有倒下的,多是闽南水喳某了。闽南水喳某hold得殿堂,上得厅堂,

下得厨房,在外叱咤职场,在内把家打理得秩序井然。

我见过最暴躁的女人是闽南恰(凶恶)喳某。纷纷扰扰的菜市场,她不大的眼睛一瞪,没人敢缺斤少两。三两句话不合她翻脸好似翻书,非得和你争个高低长短,一转身又云淡风轻拉你唠嗑起家常。若你碰巧遇见一双百年冤家吵吵嚷嚷,你定能看见,那个大嗓门“哇啦哇啦”的赤喳某,她的嘴里为他骂着粗,她的眼里为他流着泪,心里早已经为他支起一把伞。

你是不是和我一样,见多了这样的闽南喳某,她们乐天知命地结婚,生子,攒钱为团娶亲、给团陪嫁,再攒足够的钱,盼孙出生拉扯孙……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,莫过于娶了最可爱的闽南喳某。

这让我想起我祖母辈、母亲辈的大喳某,她们是一惊一乍,度水过

惊,懦,弹;唱起南音来,舒,雅,缓;干起活儿来,快,准,好。淫雨霏霏的南风天上街,路上堵,地面滑,打车难,恰巧对面“踢踏”响来一双高跟鞋,一兜鱼肉菜摇来晃去,女人花样滑冰选手一样,眼见着要倒下了却终究没有倒下的,多是闽南水喳某了。闽南水喳某hold得殿堂,上得厅堂,